

永定門

鹿鼎記

金庸作品集

金
庸著



鹿鼎记

第
一
集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鹿鼎记/金庸著. - 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1999.4

ISBN 7-108-01259-6

I. 鹿… II. 金… III. 侠义小说: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8411 号

金庸作品集“三联版”序

我在小学时就爱读课外书。低年级时看《儿童画报》、《小朋友》、《小学生》，后来看内容丰富的“小朋友文库”，再似懂非懂地阅读各种各样章回小说。到五六年级时，就开始看新文艺作品了。到现在，我还是喜爱古典文学作品多于近代或当代的新文学。那是个性使然。有很多朋友，就只喜欢新文学，不爱古典文学。

现代知识当然必须从当代的书报中去寻求。小学时代我得益最多、记忆最深的，是我爸爸和哥哥所购置的邹韬奋先生所撰的《萍踪寄语》、《萍踪忆语》等世界各地旅行记，以及他所主编的《生活周报》（新的和旧的）。在童年时代，我已深受邹先生和生活书店之惠。生活书店是三联书店的主要组成部分，十多年前，香港三联书店就和我签了合同，准备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我的小说，后因事未果。这次重行筹划，由三联书店独家出版中国大陆地区的简体字本，我不但感到欣慰，回忆昔日，心中充满了温馨之意。

撰写这套总数三十六册的《作品集》，是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二年，前后约十三四年，包括十二部长篇小说，两篇中篇小说，一篇短篇小说，一篇历史人物评传，以及若干篇历史考据文字。出版的过程很奇怪，不论在香港、台湾、海外地区，还是中国大陆，都是先出各种各样翻版盗印本，然后再出版经我校订、授权的正版本。在中国大陆，在这次“三联版”出版之前，只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一家，是经我授权而出版了《书剑恩仇录》。他们校印认真，依足合同支付版税。我依足法例缴付所得税，余数

捐给了几家文化机构及资助围棋活动。这是一个愉快的经验。除此之外，完全是未经授权的。

不付版税，还在其次。许多版本粗制滥造，错讹百出。还有人借用“金庸”之名，撰写及出版武侠小说。写得好的，我不敢掠美；至于充满无聊打斗、色情描写之作，可不免令人不快了。也有些出版社翻印香港、台湾其他作家的作品而用我笔名出版发行。我收到过无数读者的来信揭露，大表愤慨。相信“三联版”普遍发行之后，可以制止这种种不讲道义的行为。侠义小说的主旨是要讲是非、讲道义，可不能太过分吧。

有些翻版本中，还说我和古龙、倪匡合出了一个上联“冰比冰水冰”征对，真正是大开玩笑。汉语的对联有一定规律，上联的末一字通常是仄声，以便下联以平声结尾，但“冰”字属蒸韵，是平声。我们不会出这样的上联征对。大陆地区有许许多多读者寄了下联给我，大家浪费时间心力。

为了使得读者易于分辨，我把我的十四部长、中篇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凑成一副对联：“飞雪连天射白鹿，笑书神侠倚碧鸳”。我写第一部小说时，根本不知道会不会再写第二部；写第二部时，也完全没有想到第三部小说会用什么题材，更加不知道会用什么书名。所以这副对联当然说不上工整，“飞雪”不能对“笑书”，“白”与“碧”都是仄声。但如出一个上联征对，用字完全自由，总会选几个比较有意义而合规律的字。

有不少读者来信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：“你所写的小说之中，你认为哪一部最好？最喜欢哪一部？”这个问题答不了。我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有一个愿望：“不要重复已经写过的人物、情节、感情，甚至是细节。”限于才能，这愿望不见得能达到，然而总是朝着这方向努力，大致来说，这十五部小说是各不相同的，分别注入了我当时的感情和思想，主要是感情。我喜爱每部小说中的正面人物，为了他们的遭遇而快乐或悲伤，有时会非常悲伤。至于写作技巧，后期比较有些进步。但技巧并非最重要，所重视的是个性和感情。

这些小说在香港、台湾都曾拍摄为电影和电视连续集，有的

还拍了三四个不同版本,此外有话剧、京剧、粤剧等。跟着来的是第二个问题:“你认为哪一部电影或电视剧改编演出得最成功?剧中的男女主角哪一个最符合原著中的人物?”电影和电视的表现形式和小说根本不同,很难拿来比较。电视的篇幅长,较易发挥;电影则受到更大限制。再者,阅读小说有一个作者和读者共同使人物形象化的过程,许多人读同一部小说,脑中所出现的男女主角却未必相同,因为在书中的文字之外,又加入了读者自己的经历、个性、情感和喜憎。你会在心中把书中的男女主角和自己的情人融为一体,而别人的情人肯定和你的不同。电影和电视却把人物的形象固定了,观众没有自由想像的余地。

武侠小说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长期传统。中国最早的武侠小说,应该是唐人传奇中的《虬髯客传》、《红线》、《聂隐娘》、《昆仑奴》等精彩的文学作品。其后是《水浒传》、《三侠五义》、《儿女英雄传》等等。现代比较认真的武侠小说,更加重视正义、气节、舍己为人、锄强扶弱、民族精神、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。读者不必过分推究其中某些夸张的武功描写,有些事实上不可能,只不过是中国武侠小说的传统。聂隐娘缩小身体潜入别人的肚肠,然后从他口中跃出,谁也不会相信是真事,然而聂隐娘的故事,千余年来一直为人所喜爱。

我初期所写的小说,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。到了后期,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,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。这在《天龙八部》、《白马啸西风》、《鹿鼎记》中特别明显。韦小宝的父亲可能是汉、满、蒙、回、藏任何一族之人。即使在第一部小说《书剑恩仇录》中,主角陈家洛后来也皈依于回教。每一个种族、每一门宗教、某一项职业中都有好人坏人。有坏的皇帝,也有好皇帝;有很坏的大官,也有真正爱护百姓的好官。书中汉人、满人、契丹人、蒙古人、西藏人……都有好人坏人。和尚、道士、喇嘛、书生、武士之中,也有各种各样的个性和品格。有些读者喜欢把人一分为二,好坏分明,同时由个体推论到整个群体,那决不是作者的本意。

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,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看。宋

辽之际、元明之际、明清之际，汉族和契丹、蒙古、满族等民族有激烈斗争；蒙古、满人利用宗教作为政治工具。小说所想描述的，是当时人的观念和心态，不能用后世或现代人的观念去衡量。我写小说，旨在刻画个性，抒写人性中的喜愁悲欢。小说并不影射什么，如果有所斥责，那是人性中卑污阴暗的品质。政治观点、社会上的流行理念时时变迁，人性却变动极少。

小说写成后曾有过不少改动和增删，但失误和不足之处不免仍旧很多。我把每一位读者都当是朋友。朋友们的指教自然永远是欢迎的。

金庸

一九九四年一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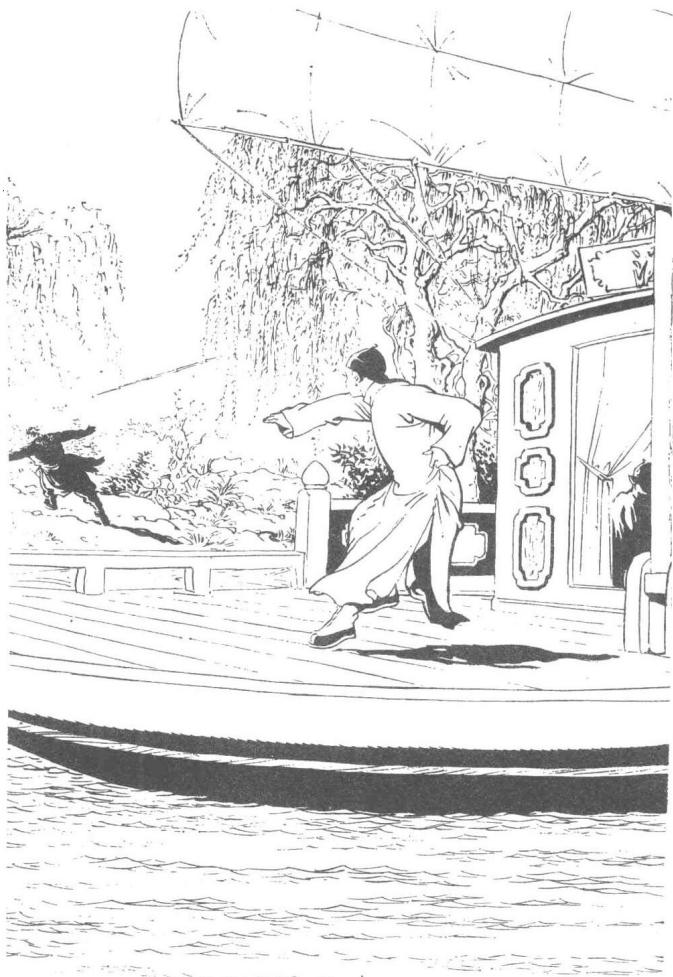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- 第一回 纵横钩党清流祸
峭茜风期月旦评 3
- 第二回 绝世奇事传闻里
最好交情见面初 35
- 第三回 符来袖里围方解
椎脱囊中事竟成 75
- 第四回 无迹可寻羚挂角
忘机相对鹤梳翎 99
- 第五回 金戈运启驱除会
玉匣书留想像间 127



- 第六回 可知今日怜才意
即是当时种树心 ····· 167
- 第七回 古来成败原关数
天下英雄大可知 ····· 199
- 第八回 佳客偶逢如有约
盛名长恐见无因 ····· 231
- 第九回 琢磨颇望成全璧
激烈何须到碎琴 ····· 255
- 第十回 尽有狂言容数子
每从高会厕诸公 ····· 293





那书生奔到船头，提起竹篙，挥手掷出。月光之下，竹篙犹似飞蛇，急射而前。但听得瓜管带“啊”的一声长叫，竹篙插入他后心，将他钉在地上，篙身兀出自不住晃动。

第一回

纵横钩党清流祸 峭茜风期月旦评

北风如刀，满地冰霜。

江南近海滨的一条大路上，一队清兵手执刀枪，押着七辆囚车，冲风冒寒，向北而行。

前面三辆囚车中分别监禁的是三个男子，都作书生打扮，一个是白发老者，两个是中年人。后面四辆中坐的是女子，最后一辆囚车中是个少妇，怀中抱着个女婴。女婴啼哭不休。她母亲温言相呵，女婴只是大哭。囚车旁一名清兵恼了，伸腿在车上踢了一脚，喝道：“再哭，再哭！老子踢死你！”那女婴一惊，哭得更加响了。

离开道路数十丈处有座大屋，屋檐下站着一个中年文士，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。那文士见到这等情景，不禁长叹一声，眼眶也红了，说道：“可怜，可怜！”

那小孩子问道：“爹爹，他们犯了什么罪？”那文士道：“又犯了什么罪？昨日和今朝，已逮去了三十几人，都是我们浙江有名的读书人，个个都是无辜株连。”他说到“无辜株连”四字，声音压得甚低，生怕给押送囚车的官兵听见了。那小孩道：“那个小女孩还在吃奶，难道也犯了罪？真没道理。”那文士道：“你懂得官兵没道理，真是好孩子。唉，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人为鼎镬，我为麋鹿！”

那小孩子道：“爹，你前几天教过我，‘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’，就是给人家斩割屠杀的意思。人家是切菜刀，是砧板，我们就是鱼和肉。‘人为鼎镬，我为麋鹿’这两句话，意思也差不多么？”那文士道：“正是！”眼见官兵和囚车已经去远，拉着小孩的手道：

“外面风大，我们回屋里去。”当下父子二人走进书房。

那文士提笔蘸上了墨，在纸上写了个“鹿”字，说道：“鹿这种野兽，虽是庞然大物，性子却极为和平，只吃青草树叶，从来不伤害别的野兽。凶猛的野兽要伤它吃它，它只有逃跑，倘若逃不了，那只有给人家吃了。”又写了“逐鹿”两字，说道：“因此古人常常拿鹿来比喻天下。世上百姓都温顺善良，只有给人欺压残害的份儿。《汉书》上说：‘秦失其鹿，天下共逐之。’那就是说，秦朝失了天下，群雄并起，大家争夺，最后汉高祖打败了楚霸王，就得了这只又肥又大的鹿。”

那小孩点头道：“我明白了。小说书上说‘逐鹿中原’，就是大家争着要做皇帝的意思。”那文士甚是喜欢，点了点头，在纸上画了一只鼎的图形，道：“古人煮食，不用灶头锅子，用这样三只脚的鼎，下面烧柴，捉到了鹿，就在鼎里煮来吃。皇帝和大官都很残忍，心里不喜欢谁，就说他犯了罪，把他放在鼎里活活煮熟。《史记》中记载蔺相如对秦王说：‘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也，臣请就鼎镬。’就是说：‘我该死，将我在鼎里烧死了罢！’”

那小孩道：“小说书上又常说‘问鼎中原’，这跟‘逐鹿中原’好像意思差不多。”

那文士道：“不错。夏禹王收九州之金，铸了九口大鼎。当时的所谓‘金’其实是铜。每一口鼎上铸了九州的名字和山川图形，后世为天下之主的，便保有九鼎。《左传》上说：‘楚子观兵于周疆。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。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。’只有天下之主，方能保有九鼎。楚王只是楚国的诸侯，他问鼎的轻重大小，便是心存不轨，想取周王之位而代之。”

那小孩道：“所以‘问鼎’、‘逐鹿’，便是想做皇帝。‘未知鹿死谁手’，就是不知哪一个做成了皇帝。”

那文士道：“正是。到得后来，‘问鼎’、‘逐鹿’这四个字，也可借用于别处，但原来的出典，是专指做皇帝而言。”说到这里，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咱们做老百姓的，总是死路一条。‘未知鹿死谁手’，只不过未知是谁来杀了这头鹿，这头鹿，却是死定了的。”

他说着走到窗边，向窗外望去，只见天色阴沉沉地，似要下

雪，叹道：“老天爷何其不仁，数百个无辜之人，在这冰霜遍地的道上行走。下起雪来，可又多受一番折磨了。”

忽见南边大道上两个人戴着斗笠，并肩而来，走到近处，认出了面貌。那文士大喜，道：“是你黄伯伯、顾伯伯来啦！”快步迎将出去，叫道：“梨洲兄、亭林兄，哪一阵好风，吹得你二位光临？”

右首一人身形微胖，颊下一部黑须，姓黄名宗羲，字梨洲，浙江余姚人氏。左首一人又高又瘦，面目黝黑，姓顾名炎武，字亭林，江苏昆山人氏。黄顾二人都是当世大儒，明亡之后，心伤国变，隐居不仕，这日连袂来到崇德。顾炎武走上几步，说道：“晚村兄，有一件要紧事，特来和你商议。”

这文士姓吕名留良，号晚村，世居浙江杭州府崇德县，也是明末、清初一位极有名的隐士。他眼见黄顾二人脸色凝重，又知顾炎武向来极富机变，临事镇定，既说是要紧事，自然非同小可，拱手道：“两位请进去先喝三杯，解解寒气。”当下请二人进屋，吩咐那小孩道：“葆中，去跟娘说，黄伯伯、顾伯伯到了，先切两盘羊膏来下酒。”

不多时，那小孩吕葆中和兄弟毅中搬出三副杯筷，布在书房桌上。一名老仆奉上酒菜，吕留良待三人退出，关上了书房门，说道：“黄兄，顾兄，先喝三杯！”

黄宗羲神色惨然，摇了摇头。顾炎武却自斟自饮，一口气连干了六杯。

吕留良道：“二位此来，可是和明史一案有关吗？”黄宗羲道：“正是！”顾炎武提起酒杯，高声吟道：“‘清风虽细难吹我，明月何尝不照人？’晚村兄，你这两句诗，真是绝唱！我每逢饮酒，必诵此诗，必浮大白。”

吕留良心怀故国，不肯在清朝做官。当地大吏仰慕他声名，保荐他为“山林隐逸”，应征赴朝为官，吕留良誓死相拒，大吏不敢再逼。后来又有一名大官保荐他为“博学鸿儒”，吕留良眼见若再相拒，显是轻侮朝廷，不免有杀身之祸，于是削发为僧，做了假和尚。地方官员见他意坚，从此不再劝他出山。“清风、明月”这两句诗，讥刺满清，怀念前明，虽然不敢刊行，但在志同道合的朋辈

之间传诵已遍，此刻顾炎武又读了出来。黄宗羲道：“真是好诗！”举起酒杯，也喝了一杯。吕留良道：“两位谬赞了。”

顾炎武一抬头，见到壁上挂着一幅高约五尺、宽约丈许的大画，绘的是一大片山水，笔势纵横，气象雄伟，不禁喝了声彩，画上只题了四个大字：“如此江山”，说道：“看这笔路，当是二瞻先生的丹青了。”吕留良道：“正是。”那“二瞻”姓查，名士标，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大画家，也和顾黄吕诸人交好。黄宗羲道：“这等好画，如何却无题跋？”吕留良叹道：“二瞻先生此画，颇有深意。只是他为人稳重谨慎，既不落款，亦无题跋。他上个月在舍间盘桓，一时兴到，画了送我，两位便题上几句如何？”

顾黄二人站起身来，走到画前仔细观看，只见大江浩浩东流，两岸峰峦无数，点缀着奇树怪石，只是画中云气弥漫，山川虽美，却令人一见之下，胸臆间顿生郁积之意。

顾炎武道：“如此江山，沦于夷狄。我辈忍气吞声，偷生其间，实令人悲愤填膺。晚村兄何不便题诗一首，将二瞻先生之意，表而出之？”吕留良道：“好！”当即取下画来，平铺于桌。黄宗羲研起了墨。吕留良提笔沉吟半晌，便在画上振笔直书。顷刻诗成，诗云：

“其为宋之南渡耶？如此江山真可耻。其为崖山以后耶？如此江山不忍视。吾今始悟作画意，痛哭流涕有若是。以今视昔昔犹今，吞声不用枚衔嘴。画将皋羽西台泪，研入丹青提笔泚。所以有画无诗文，诗文尽在四字里。尝谓生逢洪武初，如瞽忽瞳跛可履。山川开霁故壁完，何处登临不狂喜？”

书完，掷笔于地，不禁泪下。

顾炎武道：“痛快淋漓，真是绝妙好辞。”吕留良道：“这诗殊无含蓄，算不得好，也只是将二瞻先生之原意写了出来，好教观画之人得知。”黄宗羲道：“何日故国重光，那时‘山川开霁故壁完’，纵然是穷山恶水，也令人观之大畅胸怀，真所谓‘何处登临不狂喜’了！”顾炎武道：“此诗结得甚妙！终有一日驱除胡虏，还我大汉山河，比之徒抒悲愤，更加令人气壮。”

黄宗羲慢慢将画卷了起来，说道：“这画是挂不得了，晚村兄

须得妥为收藏才是。倘若给吴之荣之类奸人见到，官府查究起来，晚村兄固然麻烦，还牵累了二瞻先生。”

顾炎武拍桌骂道：“吴之荣这狗贼，我真恨不得生食其肉。”吕留良道：“二位枉顾，说道有件要紧事。我辈书生积习，作诗题画，却搁下了正事。不知究是如何？”黄宗羲道：“我二人此来，乃是为了二瞻先生那位本家伊璜先生。小弟和顾兄前日得到讯息，原来这场明史大案，竟将伊璜先生也牵连在内。”吕留良惊道：“伊璜兄也受了牵连？”

黄宗羲道：“是啊。我二人前日晚上匆匆赶到海宁袁花镇，伊璜先生并不在家，说是出外访友去了。炎武兄眼见事势紧急，忙嘱伊璜先生家人连夜躲避，想起伊璜先生和晚村兄交好，特来探访。”吕留良道：“他……他却没有来。不知到了何处。”顾炎武道：“他如在府上，这会儿自己出来相见。我已在他书房的墙壁上题诗一首，他若归家，自然明白，知所趋避，怕的是不知讯息，在外露面，给公人拿住，那可糟了。”

黄宗羲道：“这明史一案，令我浙西名士几乎尽遭毒手。清廷之意甚恶，晚村兄名头太大，亭林兄与小弟之意，要劝晚村兄暂且离家远游，避一避风头。”

吕留良气愤愤地道：“鞑子皇帝倘若将我捉到北京，拼着千刀万剐，好歹也要痛骂他一场，出了胸中这口恶气，才痛痛快快地就死。”

顾炎武道：“晚村兄豪气干云，令人好生钦佩。怕的是见不到鞑子皇帝，却死于一般下贱的奴才手里。再说，鞑子皇帝只是个小孩子，什么也不懂，朝政大权，尽操于权臣鳌拜之手。兄弟和梨洲兄推想，这次明史一案所以如此大张旗鼓，雷厉风行，当是鳌拜意欲挫折我江南士人之气。”

吕留良道：“两位所见甚是。清兵入关以来，在江北横行无阻，一到江南，却处处遇到反抗，尤其读书人知道华夷之防，不断跟他们捣蛋。鳌拜乘此机会，要对我江南士子大加镇压。哼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，除非他把咱们江南读书人杀得干干净净。”

黄宗羲道：“是啊。因此咱们要留得有用之身，和鞑子周旋到

底，倘若逞了一时血气之勇，反是堕入鞑子的算中了。”

吕留良登时省悟，黄顾二人冒寒枉顾，一来固是寻觅查伊璜，二来是劝自己出避，生怕自己一时按捺不住，枉自送了性命，良友苦心，实深感激，说道：“二位金石良言，兄弟哪敢不遵？明日一早，兄弟全家便出去避一避。”黄顾二人大喜，齐声道：“自该如此。”

吕留良沉吟道：“却不知避向何处才好？”只觉天涯茫茫，到处是鞑子的天下，真无一片干净土地，沉吟道：“桃源何处，可避暴秦？桃源何处，可避暴秦？”顾炎武道：“当今之世，便真有桃源乐土，咱们也不能独善其身，去躲了起来……”吕留良不等他辞毕，拍案而起，大声道：“亭林兄此言责备得是。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暂时避祸则可，但若去躲在桃花源里，逍遥自在，忍令亿万百姓在鞑子铁蹄下受苦，于心何安？兄弟失言了。”

顾炎武微笑道：“兄弟近年浪迹江湖，着实结交了不少朋友。大江南北，见闻所及，不但读书人反对鞑子，而贩夫走卒、屠沽市井之中，也到处有热血满腔的豪杰。晚村兄要是有意，咱三人结伴同去扬州，兄弟给你引见几位同道中人如何？”吕留良大喜，道：“妙极，妙极！咱们明日便去扬州，二位少坐，兄弟去告知拙荆，让她收拾收拾。”说着匆匆入内。

不多时吕留良回到书房，说道：“明史一案，外间虽传说纷纷，但一来传闻未必确实，二来说话之人又顾忌甚多，不敢尽言。兄弟独处蜗居，未知其详，到底是何起因？”

顾炎武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这部明史，咱们大家都是看过的了，其中对鞑子不大恭敬，那也是有的。此书本是出于我大明朱国桢相国之手，说到关外建州卫之事，又如何会对鞑子客气？”吕留良点头道：“听说湖州庄家花了几千两银子，从朱相国后人手中将明史原稿买了来，以己名刊行，不想竟然酿此大祸。”

浙西杭州、嘉兴、湖州三府，处于太湖之滨，地势平坦，土质肥沃，盛产稻米蚕丝。湖州府的首县今日称为吴兴县，清时分爲乌程、归安两县。自来文风甚盛，历代才士辈出，梁时将中国字分

为平上去入四声的沈约，元代书画皆臻极品的赵孟頫，都是湖州人氏。当地又以产笔著名，湖州之笔，徽州之墨，宣城之纸，肇庆端溪之砚，文房四宝，天下驰名。

湖州府有一南浔镇，虽是一个镇，却比寻常州县还大，镇上富户极多，著名的富室大族之中有一家姓庄。其时庄家的富户名叫庄允城，生有数子，长子名叫廷铨，自幼爱好诗书，和江南名士才子多所结交。到得顺治年间，庄廷铨因读书过勤，忽然眼盲，寻遍名医，无法治愈，自是郁郁不欢。

忽有一日，邻里有一姓朱的少年携来一部手稿，说是祖父朱相国的遗稿，向庄家抵押，求借数百两银子。庄家素来慷慨，对朱相国的后人一直照顾，既来求借，当即允诺，也不要他用什么遗稿抵押。但那姓朱少年说道借得银子之后，要出门远游，这部祖先的遗稿带在身边，恐有遗失，存在家里又不放心，要寄存在庄家。庄允城便答应了。那姓朱少年去后，庄允城为替儿子解闷，叫家中清客读给他听。

朱国桢这部明史稿，大部分已经刊行，流传于世，这次他孙子携来向庄家抵押的，是最后的许多篇列传。庄廷铨听清客读了数日，很感兴味，忽然想起：“昔时左丘明也是盲眼之人，却因一部史书《左传》，得享大名于千载之后。我今日眼盲，闲居无聊，何不也撰述一部史书出来，流传后世？”

大富之家，办事容易，他既兴了此念，当即聘请了好几位士人，将那部明史稿从头至尾地读给他听。他认为何处当增，何处当删，便口述出来，由宾客笔录。

但想自己眼盲，无法博览群籍，这部明史修撰出来，如内容谬误甚多，不但大名难享，反而被人讥笑，于是又花了大批银两，延请许多通士鸿儒，再加修订，务求尽善尽美。有些大有学问之人非钱财所能请到，庄廷铨便辗转托人，卑辞相邀。太湖之滨向来文士甚多，受到庄家邀请的，一来怜其眼盲，感其意诚；二来又觉修撰明史乃是一件美事，大都到庄家来做客十天半月，对稿本或正其误，或加润饰，或撰写一两篇文字。因此这部明史确是集不少大手笔之力。书成不久，庄廷铨便即去世。